



世界古典名劇

扇子

哥爾多尼著

葉君健譯

中國戲劇大

社存書庫

扇 子

(三幕喜劇)

〔意大利〕哥尔多尼著

叶君健譯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一九五七年·北京

CARLO GOLDONI:
IL VENTAGLIO

据 ADOLFO PADOVAN: COMMEDIE
SCELTE DI CARLO GOLDONI
(ULRICO HOEPLI, EDITORE-
LIBRAIO DELLA REAL CASA,
MILANO, 1926)译出。

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王府大街6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字第096號

新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書號48 版數62,000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張3 $\frac{15}{16}$ 銅頁2
1957年7月北京第1版 1957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0001~3,200册

定價 (7) 0.36 元

剧中人物

爱华里斯多。

吉尔特鲁德——寡妇。

甘蒂达——她的姪女。

且德罗男爵。

洛卡·馬利納伯爵。

提摩太奥——药店老板。

賈妮娜——乡下姑娘。

苏三娜——服饰用品杂货店的店主。

訥洛納多——酒店老板。

克勒斯比諾——鞋匠。

莫拉吉奥——乡下人；賈妮娜的哥哥。

檸檬①——咖啡店的侍者。

托尼諾——吉尔特鲁德和甘蒂达的用人。

斯卡魏佐——酒店②的用人。

剧情发生在米兰的一个名叫“新房子”的村子里。

此剧于1764年首次在威尼斯上演。

① 原文是Limoncino 即“檸檬”； cino是表示“小”的接尾語，应用到人的时候，表示亲热的意思。

② 原文是 osteria 即小旅店，但主要是卖酒，故这里譯作“酒店”。

第一幕

第一場

全体人物登場

这一場人物的布置和場面如下：

吉爾特魯德和甘蒂達坐在平台上：前者在織花邊，后者在貼布片。愛華里斯多和男爵，穿着整齐的猎装，正坐在靠椅上喝咖啡；猎枪靠在他們身边。伯爵作乡居的打扮，穿騎馬服，戴着草帽，拿着手杖，正坐在药店的近旁看一本書。提摩太奧正在自己的店門口搗藥，那个搗藥用的銅罐是擋在栏杆上的。乡下姑娘賈妮娜坐在自己的門口紡綫。蘇三娜坐在自己的店旁，正在縫一件白色的东西。訶洛納多坐在酒店旁的一个凳子上，手里拿着一本賬簿和一支鉛筆。克勒斯比諾坐在他的工作凳上，正在修整一只裝上了楦头的鞋子。莫拉吉奧站在賈妮娜的屋子和脚光之間，拉着猎犬的皮帶，正在喂一片面包給牠吃。斯卡魏佐站在客棧和脚光之間，在拔一只子鷄的毛。樟櫟在伺候那两位喝咖啡的紳士；他手里托着茶盤，准备收那两个空杯子。托尼諾在屋子前面打扫。幕启后，全体人物有好几分鐘沒有講話，只是做上面所說的那些事情。这样觀眾可以有時間把整个的場面觀察一下。

愛華里斯多 （对男爵）你覺得这咖啡怎样？

男爵 我覺得这咖啡非常好。

愛華里斯多 我覺得簡直是好得不能再好了。好极了，

檸檬，今天早晨你的成績真不坏。

檸檬 多謝您的誇奖；不过我請求您不要把我叫做檸檬。

愛华里斯多 哎呀，这才妙！大家都知道你叫这个名字。檸檬这个名字使你远近馳名呀。大家都說：咱们到“新房子”去喝一杯檸檬的咖啡吧。难道你现在反而要因此发起牢騷来嗎？

檸檬 先生，那不是我的名字呀。

男爵 好吧，从此以后，我們就把你叫橘子吧，或者叫佛手柑吧。（喝咖啡）

檸檬 我告訴您，我生出来不是叫人开玩笑的。

甘蒂达 （大笑）

愛华里斯多 甘蒂达小姐，您覺得怎么样？

她扇了几下，然后把扇子放在栏干上。

甘蒂达 我有什么話講呢？我只覺得好笑罢了。

吉尔特魯德 哎哟，先生們，請不要开这个年輕人的玩笑吧。他拿好咖啡來伺候你們，我應該保护他。

男爵 啊，如果他是吉尔特魯德太太所保护的人，那末他倒是應該受到尊敬的。（低声地对愛华里斯多）听到沒有，这位好寡妇保护他呀！

愛华里斯多 （低声地对男爵）請不要議論吉尔特魯德太太吧。象她这样聪明、正直的女人，世界上真是少有。

男爵 （同上）随您吧，不过她做出这种保护人的神气

……瞧，伯爵，他坐在那儿看書的神气簡直象一个法官。

爱华里斯多 （同上）您可說是把他觀察到家了；他真是一幅不折不扣的漫画。不过拿他来和吉尔特魯德太太打比，那未免不太公平了。

男爵 （同上）一个是半斤，一个是八两。在我看来，他們两个人都很可笑。

爱华里斯多 吉尔特魯德太太有什么可笑的呢？

男爵 太一本正經，太做作，太自鳴得意了。

爱华里斯多 請原諒我，您完全不了解她。

男爵 她的姪女甘蒂达要比她好一百倍。

男爵和爱华里斯多喝完了咖啡。他們站起来，把杯子递给檸檬。两人都打算付賬。但男爵已經先把錢拿出来了。爱华里斯多低声地感謝他。檸檬收过杯子和錢以后，就走进咖啡店里去了。这时提摩太奧就更使勁地搗起药来。

爱华里斯多 对，一点也不錯……她的姪女有她的优点
……（傍白）我希望这家伙不要变成我的情敌。

伯爵 （严肃地）哎！提摩太奧师傅！

提摩太奧 有什么吩咐？

伯爵 你搗药的声音真叫人厌煩。

提摩太奧 （繼續在搗）請原諒……

伯爵 我簡直看不下去了，我的头要裂开了。

提摩太奧 （繼續搗，把药篩了一下，又搗）請原諒我，我
馬上就要弄完了。

克勒斯比諾 （一面工作，一面大笑）嗨，訶洛納多！

訶洛納多 克勒斯比諾师傅，什么事？

克勒斯比諾 （使劲地敲着鞋楦头）伯爵先生不喜欢人敲出声音来。

伯爵 真是太豈有此理！难道你們要这样搞一上午嗎？

克勒斯比諾 鼎鼎大名的老爷，您沒有看見我在做活嗎？

伯爵 （生气地）你在做什么活？

克勒斯比諾 我在修补您老人家的旧皮鞋呀！

伯爵 闭住你的嘴，你这个不知高低的东西！（繼續看書）

克勒斯比諾 （边敲边笑，同时提摩太奧也在搗药。）訶洛納多！

伯爵 （坐在椅子上煩躁不安）我再也忍受不住了。

斯卡魏佐 （边喊边笑）莫拉吉奧！

莫拉吉奧 什么事，斯卡魏佐？

斯卡魏佐 （一面笑，一面嘲弄伯爵）請看伯爵。

莫拉吉奧 不要講，不要講，他究竟是一位紳士呀……

斯卡魏佐 一副寒酸相！

賈妮娜 （喊）莫拉吉奧！

莫拉吉奧 什么？

賈妮娜 斯卡魏佐剛才在講什么？

莫拉吉奧 沒有講什么，沒有講什么。你不要管，紡你的線吧。

賈妮娜 我的这位哥哥真太不懂事！他总是拿这种态度来对待我。（傍白）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才能出嫁。

（她在椅子上煩躁地动了一下，生气地繼續紡綫。）

苏三娜 什么事，賣妮娜？你有什么不称心的事情？

賈妮娜 啊，苏三娜，你真想不到！我相信世界上再也沒有比我这位哥哥还要粗暴的人！

莫拉吉奧 隨你說吧，我就是这个样子。你打算怎么样？只要我在管教你……

賈妮娜 管教我？嗨，我想你管不了多久了。（生气地紡綫）

爱华里斯多 哎呀，怎么一回事儿？（对莫拉吉奧）你老是在虐待这个可憐的姑娘。（走近賈妮娜）可憐的孩子，她不應該受虐待呀。

賈妮娜 他老是把我弄得火起来！

莫拉吉奧 你老是什么都想知道！

爱华里斯多 哎呀，哎呀，算了吧。

男爵 （对甘蒂达）爱华里斯多真是一个热心快腸的人。

甘蒂达 （絲毫无动于中）是的，我也有这样一种感覺。

吉尔特魯德 （对甘蒂达）記住：不要只管批評別人，弄得把自己的事情都忘記了。

男爵 （傍白）听！这就是我所說的一本正經；我真不爱听。

克勒斯比諾 （一面工作，一面傍白）可憐的賈妮娜！只要有一天她当了我的妻子，那个混蛋就再也不能虐待她了！

訥洛納多 （傍白）对！为了把她从她的哥哥手里救出

来，我也要和她结婚。

愛華里斯多 (走近男爵) 怎么样，男爵，我們走吧？

男爵 說老實話，今天上午我不大想去打猎。昨天有点
儿累了……

愛華里斯多 隨您的便吧。不过我一个人去，你贊成
嗎？

男爵 請便。(傍白) 这正合我的心意。我可以趁机在
这位甘蒂达小姐身上碰碰我的运气。

愛華里斯多 莫拉吉奧！

莫拉吉奧 什么事，老爷？

愛華里斯多 狗餵飽了吧？

莫拉吉奧 餵飽了。

愛華里斯多 把猎枪拿来，我們走吧。

莫拉吉奧 馬上就来。請把它牵一下。(对賈妮娜)

賈妮娜 牵什么？

莫拉吉奧 牵这只猎狗，我一会就轉来。

賈妮娜 那末把它留在这儿吧 (把猎狗牵过来，摸撫它。

莫拉吉奧走进屋子里去。)

訶洛納多 (傍白) 她真是一个心腸好的姑娘。我不知
道什么时候才能把她弄到手。

克勒斯比諾 (傍白) 她撫摸得多么溫柔啊！她既能对
狗如此，她对丈夫当然更能这样。

男爵 斯卡魏佐！

斯卡魏佐 (走过来) 是，先生。

男爵 把这杆枪送到我的房间里去。

斯卡魏佐 是，老爷。（傍白）最低限度这位还有几个钱，人还慷慨。那位伯爵——完全是一个穷光蛋！

（把枪送进酒店里去）

爱华里斯多 （对男爵）您打算在这儿待一整天吗？

男爵 是，我打算在酒店里休息休息。

爱华里斯多 希望您能定好午餐，我回来和您一道吃饭。

男爵 好极了，我等您就是了。（对吉尔特鲁德和甘蒂达）太太小姐们，少陪了。（傍白）我得走开，免得引起别人的怀疑。（对阿洛纳多）我要回到我的房里去，请你准备两个人的午饭。（走进去）

阿洛纳多 是，知道了。

第二場

莫拉吉奥，爱华里斯多，以及前場人物。

莫拉吉奥 （拿着猎枪从屋子里走出来，接着就从贾妮娜手中把猎狗牵过去）我来了，老爷。（对爱华里斯多）我在等您。

爱华里斯多 （对莫拉吉奥）我們走吧。（对那两位妇女，同时拿起猎枪）太太小姐们，如果你們两位准許的話，我想去打一会儿猎，消遣消遣。

吉尔特鲁德 請便，祝您愉快。

甘蒂达 祝您运气好，收获大。

爱华里斯多 (对甘蒂达，同时背上枪和猎具。) 只要你們
祝福我，我一定会碰到好运气。

甘蒂达 (对吉尔特魯德) 这位爱华里斯多先生真是一个
和藹的人！

吉尔特魯德 对，一点也不錯。既和藹，又有礼貌。不过，亲爱的姪女，如果你不能百分之百的了解一个人，你就不要輕易去信任他。

甘蒂达 嬸嬸，您为什么要說这样的话呢？

吉尔特魯德 (低声) 因为現在是我應該說这样的话的时候了。

甘蒂达 (低声) 我覺得我沒有做出什么使您……

吉尔特魯德 沒有，我并不是要責备你。不过我是提醒你，好叫你永远象現在这样好。

甘蒂达 (傍白) 唉，現在来提醒我已經迟了。我从来
沒有象現在这样墮入情网过。

爱华里斯多 (对莫拉吉奥) 嘿，一切都准备好了；我們
走吧。 (正要离去的时候又向这两位妇女致敬) 請讓我
再向您們二位致敬一次。

吉尔特魯德 (站起来还礼) 再見。

甘蒂达 (也同样站起来，碰着放在栏杆上的扇子，弄得它跌
落到地上。)

爱华里斯多 (把扇子捡起来) 啊呀！

甘蒂达 沒有关系，沒有关系。

吉尔特魯德 請不要劳神吧。

爱华里斯多 扇子跌坏了；我真过意不去。

甘蒂达 唉，沒有关系，这是一把旧扇子。

爱华里斯多 不过它是因为我而跌坏了的。

吉尔特魯德 請不要为这点事难过吧。

爱华里斯多 請准許我……（象是要拿着扇子走进屋里去的
样子）

吉尔特魯德 請不要为这点事費腦筋吧。把它交給用
人好了。（喊）托尼諾！

托尼諾 （对吉尔特魯德）太太有什么事？

吉尔特魯德 把这把扇子拿进去！

托尼諾 （向爱华里斯多要求）請交給我吧。

爱华里斯多 如果二位不讓我……那末我就交給你吧
……（把扇子交給托尼諾。托尼諾接过来，走进屋子里
去。）

甘蒂达 （对吉尔特魯德）你看他感到多么难过，虽然只
不过是一把扇子跌坏了！

吉尔特魯德 一个有教养的人自然会感到这样的。（傍白）
从这一点我可以看出来，她已經有了爱情。

第三場

托尼諾在平台上把扇子交还給两位妇人。她們瞧了一
眼，于是就把它修整了一下。

爱华里斯多、苏三娜以及前場的人物。

爱华里斯多 (傍白) 我真感到说不出的难过，这把扇子是因为我而弄坏了的。我得想想办法补偿这个损失。(低声地对苏三娜) 苏三娜！

苏三娜 什么事，先生？

爱华里斯多 我有话和你讲，我们到店里去吧。

苏三娜 (站起来) 好，请便吧。

爱华里斯多 莫拉吉奥。

莫拉吉奥 什么，老爹？

爱华里斯多 你先走吧。在树林外面等我，我马上就来。(和苏三娜一道走进店里去)

莫拉吉奥 如果象这样把时间耽搁下去，我们恐怕只能弄到南瓜，猎不到野味了。(带着猎狗离去)

贾妮娜 (纺线；独白) 我的哥哥总算是走了，谢天谢地！现在我得找机会和克勒斯比诺说几句。不过有那个科洛纳多在旁边还是不方便。他老是盯着我不放，我真不能忍受。

伯爵 (看表) 啊呀，啊呀，真美，美极了！真美，吉尔特鲁德太太。

克勒斯比诺 有什么东西这样美，伯爵老爹？

伯爵 关你什么事？你这个糊涂蛋，你知道什么？

克勒斯比诺 (使劲地敲着楦头。傍白) 我可以打赌，我知道的东西不会比您少。

吉尔特鲁德 您找我有什么事，伯爵先生？

伯爵 您是一位聪明的太太，您应该听听我刚才看的那

本書——真是一本杰作。

吉尔特魯德 有关历史的著作嗎？

伯爵 (輕蔑地) 嘿！

吉尔特魯德 有关哲学的論文嗎？

伯爵 (如上) 嘿！

吉尔特魯德 一首美丽的詩嗎？

伯爵 (如上) 不是。

吉尔特魯德 那末是什么呢？

伯爵 一篇稀有的、了不起的东西。是从法文譯出来的。是一篇短故事——也就是俗話所說的一篇寓言。

克勒斯比諾 (使劲地敲，傍白) 見他的鬼！一篇寓言！稀有的！了不起的！

吉尔特魯德 是一篇伊索寓言嗎？

伯爵 不是。

吉尔特魯德 是一篇拉丰丹先生写的寓言嗎？

伯爵 我不知道作者的名字，不过这沒有什么关系。您願意听嗎？

吉尔特魯德 我一定会感到兴趣。

伯爵 那末請等着吧。(查記号) 地方忘記了。我馬上就找出来。

甘蒂达 (对吉尔特魯德) 您素来是一个喜欢讀好書的人，为什么您現在要听一些无聊的寓言呢？

吉尔特魯德 为什么不听呢？只要它們写得有道理，那

末它們就可以起教育作用，也可以消遣。

伯爵 嗨，总算找到了。請听吧……

克勒斯比諾 (使勁地敲。傍白)見他的鬼，他要唸寓言給大家听！

伯爵 (对克勒斯比諾)糟糕，你又敲起来了嗎？

克勒斯比諾 (对伯爵。繼續敲) 難道您不願意我把后跟釘上去嗎？

提摩太奧 (回到他的搗薑罐旁邊來，繼續研和搗)

伯爵 又有另外一個混蛋搗起來了。(对提摩太奧) 難道你沒有一個完結的時候嗎？

提摩太奧 (搗)老爺，這是我的職業呀。

伯爵 (对吉爾特魯德) 請聽吧。“從前有一位絕美的姑娘……”(对提摩太奧) 不過請你輕一點，要不然就請你到別的地方去搗吧。

提摩太奧 (搗)老爺，請原諒我。我付過租錢，我再也找不到比這還更好的地方。

伯爵 嗨，請你和你這個倒霉的搗薑罐一起滾蛋吧。我唸不下去了。我再也忍受不下去了。吉爾特魯德太太，我到您的屋子里去吧。您將會聽到，這是一篇多么美妙、多么新奇的東西！(把書閣上，走進吉爾特魯德的屋子里去。)

吉爾特魯德 的確，這位藥店老板真有點太勤快了。

(对甘蒂達) 我們進去招待伯爵先生吧。

甘蒂達 您進去吧，您知道我是不大喜歡聽寓言的。

吉尔特魯德 沒有关系。进去吧，这是礼貌呀。

甘蒂达 (輕蔑地) 这位伯爵先生，真是！

吉尔特魯德 亲爱的姪女，如果你想別人尊敬你，那末
你就得尊敬別人。我們走吧。

甘蒂达 (站起来，准备走) 好吧，好吧，照您的意思办
吧。

第四場

爱华里斯多和苏三娜从店里走出来。

甘蒂达、苏三娜和前場人物。

甘蒂达 (朝后面望。独白) 怎的！爱华里斯多先生还在
这儿！他沒有去打猎嗎？他为什么不去，我倒很想
知道个究竟呢。

苏三娜 (对爱华里斯多) 您沒有什么理由可以埋怨我，
因为我叫您以最低的价錢得到了这把扇子。

爱华里斯多 (傍白) 甘蒂达小姐已經不在这儿了！
——我真不好意思，再沒有比这更好的东西了嗎？

苏三娜 再沒有了。好也吧，坏也吧，再沒有了：这把
扇子是我店里剩下来的最后一把扇子。

爱华里斯多 好吧，我把它买下来吧。

苏三娜 (笑) 我想您大概是买它作为一件礼物吧。

爱华里斯多 当然的咯，我不是买給自己用的。